



我的护理员来问我晚上要吃什么，她说你有一些芝麻汤圆和康师傅¹方便面。接着她说你要洗脸吗？需不需要给你弄点热水来？我睁开眼看着床边的这个人，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很大的颧骨，颧骨突出，面色黑红，穿着紫红的棉衣棉裤，看上去是一个劳动妇女，我说为什么你是我的护理员？为什么除了我这里所有的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她说因为我是一个病人。我说你也是来戒毒的吗？她的嘴慢慢地咧了开来，她说你不知道在这里的病人是什么病吗？我说什么病？这里是戒毒所，不是吗？她的身体左右晃动起来，她亲切地告诉我们都是犯了错误的精神病人。我说什么？精神病人？你犯了什么错误？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她说我杀了我老公的爸爸。我说杀人？你为什么杀他？她说因为他总是骂我，所以我就在他吃的泡饭里放了些农药。

我23岁，我是一个药物依赖患者。我曾致力于酒精和音乐，后来献身于海洛因和巧克力，我认为我是天生的化学人，我一直觉得在这方面我是个孤独的疯子。今天下午我被父亲送到这里来了，我现在反应特别迟钝，因为我已经开始用药，我想我的神智也不是很清楚，但我还是被眼前的事情搞怕了，我想共产党（我父亲）真厉害，把戒毒病人和杀了人的精神病人放在一起共同治病，这样戒了毒出去的人不会想再吸毒。比起他们，我想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因为我已经开始感到羞愧

1. 康师傅：一种方便面的商标。

了。海洛因把我弄成了白痴，下午进来的时候我还在想为什么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为什么上海的吸毒者都是这么老的呢？

在最难熬的72小时里，由于我那要命的哮喘病，医生没有给我用“昏迷法”。我的看护每天帮我上厕所洗脸刷牙，她还为我打扫房间，有一次在她扶我去厕所的时候，一个病人对我说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出去了再也不要吸毒了知道吗？

这是个非常大的房间，大房间里还有一个大房间，是精神病人和强制戒毒病人的睡房，看上去像有无数张床，每张床上摆放着雪白的被子。这些被子看上去像一本本杂志，使我想到了北京的那种白皮书。还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和洗手池，那里永远是黑的，只有一缕月光，白天的光线也像月光，冷得像冰柜。在最小的房间里，放着上下铺四个床位，是自愿戒毒病人的病房。

病人在阳光下做着纸牌，或者拆纱，她们聊着天，有时和医生一起聊天，她们的声音像小鸟一样，我在我的病房里看她们，一切看起来都很安静。午夜后她们会唱歌，集体大合唱，这是她们必做的功课。她们除了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这样的老歌外，还会唱一些很时髦的歌，比如《潇洒走一回》、《谢谢你的爱》等，这些歌都是那些不断进去的戒毒病人抄在小黑板上教会她们的。唱完歌她们就排队领药吃，然后午睡。

我的脑子一直是空空的，我想这可能也不只是因为用药的原故，在我停止了长时间每天重复的吸毒动作之

后，我真的不知道我生活的内容在哪里。断了点滴以后我开始到外面的大房间晒太阳，突然有一个病人在我的侧面捅了我一下，她说给我吃块饼干好吗？她的目光对着别处，时不时又会闪回来看我找饼干。我把饼干递给她时有好几个病人在看我，不过她们很快就收回了她们目光。我发现这里所有的病人都有左右摇晃她们身体的习惯，摇晃身体的同时还不停地换着她们的左右脚。

我被允许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我很好，只是我要一个镜子，他们把我的镜子收走了，我想让他们把镜子还给我，我要一个镜子。我的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她说不给你镜子是怕你自杀，或者怕让别的病人拿到后闯祸，现在你自己收好了。

这天晚上有个病人在洗手间羞怯地对我说你可不可以把镜子给我们用一下？只用一下，马上还给你。我看着她，我说只用五分钟好吗？我拿出我的手掌大的小镜子，大家开始轮流照镜子，这个晚上一点也不寂寞了。那个问我借镜子的照的时间最长，一个病人告诉我她还是处女，在这里已经十五年了。我说怪不得你看上去那么年轻。她说不年轻了，老了老了，在她说老了老了的时候我开始流眼泪，戒毒的时候很容易哭，有时是莫名其妙的，我为自己的眼泪有点尴尬，但也没人注意到这点。为了掩饰我的尴尬，我马上就问你为什么会进来的？一个病人告诉我这个人作孽，她把她姐姐的小孩子全杀了。我说天啊！天啊！她对着镜子摸着她的脸。一个病人说她说她们是魔鬼，所以她把她们给杀了。一个病人

说因为她姐姐对她不好。

我拿回了我的镜子。那个晚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人发疯到杀人，为什么在这之前她们没被送到医院去治疗？在月光下，我觉得我是多么幸运，我突然确定了自己不是个化学疯子，我只是个胆小如鼠的人，或者是我爸说的“我女儿绝对是个好孩子，她只是迷了路。”

我的伙食和所有病人的是一样的，那是些我实在没法下咽的食物，我可以叫医生帮我在医院的小店里买一些小包装食品。我的看护每天为我煮东西吃，我每次都要给她吃，但是她从来不吃，除非医生说你吃吧她才会吃。一个病人告诉我因为她杀了她丈夫的父亲，所以她的家人从来不来看她，也不负担她的医疗费，所以每天除了做看护以外，她还要穿着雨鞋去食堂干活。我觉得她很喜欢干活，劳动让她看上去很快活。一个病人边笑边告诉我她劳动只能为自己付一些必须付的费用，她没有钱买手纸，买肥皂，她总是拿着一张手纸进厕所，蹲下来的时候就把手纸藏进了口袋。

一个病人面朝着墙壁站在那里，我发现她就是那个“处女病人”，我陪她站在那里，她头朝下，不看我。一个病人说她又被罚站了，因为她神经病，她又说这里的院长是她的老公。

一个病人被叫到办公室，我听见管教在问她你到底偷了戒毒病人什么？然后她不停地重复榨菜苹果香蕉香蕉苹果榨菜。

我出去的日期终于到了，在感谢了所有的人之后，

我叫我爸给了医生一百块，我说这钱是给我的看护买东西的，谢谢她对我的帮助。

在我第二次又被我爸送回这家医院的时候，我是光头，吸毒恍惚使我被车撞了，我失去了我的那头长发，而且也瘦得不成样子，我想我自己都认不出我自己了。

当我走近病房的那把大铁锁时，一个病人在大喊我的名字，她说她又来了她又来了，这次她没头发了。

这次我爸又说我的女儿绝对是个好孩子，她只是太任性，这我们有责任，我们愿意付出代价。医生说我们都被你爸爸感动了，你自己想想吧。然后我被送去检查HIV和梅毒。然后医生给我药，这一次她们不再给我用上次用过的药，她们给我换了治疗方法，她们说得让你吃点苦头，否则你不会改正。

每天我有一些黄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小药片。我吃了这些药片没法睡觉，浑身发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还会一个人说话说个不停，颠三倒四的。一个晚上，一个病人突然滑进我房间，她说如果你想早点出去，黄药片别再吃了。我刚抬起头来她就不见了，她把我给吓着了，我哭了一场之后决定不吃黄色的那种药片了，我跟医生说我不吃黄药片。

在做了很多噩梦之后我又一次渐渐好起来，这一次我开始和她们一起劳动。一个病人教会我怎么做纸牌，我开始想我的妈妈，我想她做的菜，想她的一切。我每天和她们一起看着黑板唱歌。只是我仍旧没法忍受那些食物。每个月有一次午饭是红烧大肉，这是病人们

最开心的时间。有个病人说你为什么不吃肉？你为什么不吃肉？这话被医生听见了，我的医生是个非常漂亮的上海女人，时髦的女知识分子。她说你为什么不吃这个肉？我说我恶心。真的恶心。她说你以为你是谁？今天我要你把它吃下去。我说我实在吃不下去。她说你不想早点出去？我说想。她说那就吃下去。她说你和别的病人没什么两样，你要记住这点。我说我不吃。她说那好我把你爸爸叫来，看你吃不吃。然后她看着我吃下了那块肉，又看着我一阵阵地呕吐了出来，我边吃边哭。她说你和别的病人是一样的，不要再让我看见你浪费。你上次给你看护的一百块钱被没收了你知道吗？你和别的病人没什么两样，而且你害得她永远不可以再做看护了，你要记住这点。

一个病人得了皮肤病，所以她不可以和我们一起劳动，她一个人坐在板凳上看着我们劳动。当我走过她身边的时候她问我你在外面是在哪里混的？我说什么？什么在哪里混的？你在哪里混的？她说我在JJ迪斯科混的。然后她看着我，我一点也看不出她是个有病的人，但是她也有那种左右晃动身体并不停换左右脚的习惯。

有一批吸毒者被警车送了进来，开始有点热闹了，她们是强制戒毒病人。一个病人有一次突然对我说你的血管太好了，一点问题没有，这一针打下去肯定很爽，我突然想到“你和别的病人没什么两样”这话，我躲回了房间。

快到年底了，病人们被一辆漂亮的旅游车接走了

一次浦东²，回来以后，有一个病人对我说外面现在很好啊！

圣诞节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晚会，一个病人吃了我的巧克力开始唱歌给大家听，她是这里唯一戴眼镜的病人，她唱的是那种唱诗班的圣诞歌，她的真假声混合非常自如，她的声音很美妙。她唱完后我问她你怎么会唱这些歌？她说我是个老师。我说你怎么会进来的？她说我杀了我的丈夫。我说你为什么杀你丈夫？她说老公长得太小，一掐就掐死了。她说完这话，表情平静。

我开始恨自己，想海洛因把我脑子弄坏了，否则我怎么会认为自己有权利这样问她们“为什么会进来？”

我发誓再也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那天的集体大合唱是一首小情歌，几十个老女人大声唱着“让我想想你想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深深地把你想起。”歌声整齐，毫无感情，却真挚动人，触动我的心扉，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心。

圣诞节的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一个病人到我房间里来把碗拿出去，她问我这么好的包子为什么不吃？她每天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每天都会回答我不吃你吃吧！这天我说完她就把我的碗拿了出去，然后再拿着拖把进来准备拖地，然后她突然就靠着墙口吐白沫缩成一团。我不敢喊，我看着她，我看着我的取暖器，我怕她会突然把取暖器向我砸来。护士小姐正好路过，

2. 浦东：Pūdōng (地名) 上海市的一个区。

我压低着嗓子说你看，她这是怎么了？护士小姐进来后把拖把放在她手中让她握住，然后对她说马上好了，没事，马上好了。几分钟之后她就站起来了，然后她继续开始拖地，她脸色苍白，头发像钢丝一样，我很想过去拖地，但我一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护士小姐进来对我说她发病是因为她吃你的包子，每天吃你的包子，今天被别的病人集体批评，所以她发病了，以后如果你不吃你的包子，请轮流发给她们每个人。

快过元旦了，大家都打扮干净，因为探视的时间到了。一个病人和她的儿子一起吃蛋糕。一个病人和她丈夫在说话。一个病人和她妈妈在一起，她的妈妈老得不得了。一个病人在那里等着。我双手插在袖子里坐在床边，我的双脚在左右晃动着，我看着我妈妈送来的巧克力，我妈只在我病房坐了十分钟，我妈说门卫很凶，门卫说对你们这种吸毒者没什么可看的，我妈说她感觉自己现在像个罪犯，所以她得快点出去，以免再次挨训。

出去的日子临近，我被放到大房子里和所有的病人一起睡觉，每天晚上她们会在梦里说话，我睡不着，总是饿，半夜起来啃饼干，一个病人在被子里看着我笑，她说我想不通你怎么会睡到这里来。

我回家了。我说我要洗澡，我太久没洗澡了。我说家里的浴室太冷，我怕冷，我要去公共浴室洗澡。我妈给了我一块钱，她说够了。我想她不敢给我多的钱。因为她怕我会去吸毒。

我回到了家乡，来到小时候经常到的公共浴室，我

带着我爸给我买的假发，气喘吁吁地洗着澡。由于体力不支，假发掉了下来，有一个人先是看看我的假发，再看看我毛茸茸的头，最后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体上。

洗完澡出来我用两毛钱买了一块油炸糕，滚烫的炸糕粘在了我的牙上，我想这炸糕真香，而且这么便宜。我很高兴我再也不用吃康师傅和闲趣饼干³了，我想我这辈子都不要再吃那些东西了。我想也许我的人生可以在这一刻重新开始，我想着我的家，我想现在我不会冷了，我想着刚刚离开的医院，我想现在我是唯一一个出来过年的病人，然后我告诉自己：真的，海洛因是超级垃圾。